

175
421
40

林
子
書
正
義
纂
全

書

十

[Small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林子四書正義自序



或問講學之士孰不曰我儒也我
不知有玄學亦不知有禪學而我
之所講者聖學也林子曰聖學者
聖人之學也孔子聖之時也以集
羣聖之大成而猶曰聖則吾不能
又曰則吾豈敢豈非謙已誨人之

其學則以聖為的邪。余嘗考之古。而堯舜則開道統之傳矣。由是而夏禹商湯周文武周公孔子。而率以聖稱者。此聖學之所由以名也。至於學老氏之學者。亦自以為玄學。而其流則失之荒唐。道其所道。而非老子之所謂玄也。學釋氏之學者。亦自以為禪學。而其流則失之枯槁。釋其所釋。而非釋迦之所謂禪也。若儒氏者。流則失之文矣。而其言迂遠。多濶於事情。由宋以來。至於今。亦或有以虛空本體。而當下之說。似入於釋流之僻矣。然其三綱五常之大。而為日用之所

當行者。猶能不大失先王之初意。豈非所謂世間法。民所易知而易由邪。余每倡明三氏。而以孔曾思孟之書為教者。以此。然余所撰著聖學統宗。而必舉道釋二經。以與孔曾思孟之書相為印證者。何也。余蓋以孔曾思孟之書。則詳於世間法也。而所謂出世間法者。雖其循循善誘人矣。又且引而不發。若道釋二經。皆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出世間法也。顧不可與孔曾思孟之書相發明者乎。四書正義凡 冊。是乃二三子承余之命。以摘錄余聖學統宗集而標題。

之也。

鹿談

時有談秦之鹿者。謂天下爲鹿也。可謂善喻矣。林子曰。仲尼亦有鹿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萬世共逐之。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未聞有高材疾足。而能得是鹿者。學庸七篇。得鹿之骨。而駸駸焉入於髓者。尚矣。周濂溪。程明道。庶幾乎骨矣。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肉矣。若邵康節者。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不謂鹿之具體乎。然終少皇皇之志。朋來之樂。其亦不膾不脯。

不登樽俎於清廟之間矣。載觀文中子。啗鹿之肉矣。惜乎思決其骨。咽之而未能即下。如其辭。則亦貌鹿之形也。近代諸儒。若陳白沙。志於仲尼之鹿者。而能啗其肉矣。或問朱陸。林子曰。夫陸象山者。其啣啣於梵宇之下乎。而朱晦庵則思欲悉鹿之皮毛肉骨而啗之矣。龍江兆恩

劉獻可

王與

張洪都

盧文輝

陳探

李章

思裕悉與之吏去肉骨而留之矣
敘摘集四書正義姓氏錄

門人劉獻策

王興

張洪都

盧文輝

陳標

李章

季章

刺縣

靈文鞅

袁共階

王興

門入墜猶策

徐誦集四書五義說內經

林子

四書正義纂

大學統論

時有訪林子於豫章之北沙寄室與林子談大學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為兄詳之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

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况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

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叙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八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親邪。故君子不以得國爲寶。而以仁親爲寶。不以亡身爲憂。而以亡親爲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

重人倫也。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人倫於天下也。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而於好惡用人理財之教且諄諄焉。謂非民生日用之常。所可使由之道邪。何嘗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虛靈不昧者。而責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也哉。夫曾子傳而釋之。既如是其詳且明矣。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曾子一貫之唯。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傳之獨得其宗者。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此非區區之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區區惟信余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謂曾子之傳不及朱子之註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曾子雖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爲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

區之所不能信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爲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况以爲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既不

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

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既反孔子之經。而曰我願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

世相傳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是曾子之傳。余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下。是曾子之傳。讀大學者當自知之。

或問聖經一篇。而曾子傳而釋之。豈萬世而下。真有所不能易邪。林子曰。曾子得傳於孔子者也。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有不得孔子之心哉。夫既得孔子之心矣。而必反其所釋。而別有以釋之也。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抑其聞而知之者。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余嘗觀之易焉。文王之易。惟以明伏羲之所未嘗明矣。周公之易。惟以明文王之所未嘗明矣。孔子之易。惟以明周公之所未嘗明矣。此數聖人者。非故襲常以相徇也。而

其畫之彖之象之文之以文繫之以辭亦皆
心心相授。要於其當焉而不可易也。然則曾
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夫豈可得而易
哉。故後之疏易者。只疏孔子之易可也。豈不
以易之爲書也。至孔子而旣明之耶。若舍孔
子之易。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卽曰能
得伏羲文周之易也。余弗知之矣。後之釋大
學者。只釋曾子之傳可也。豈不以大學之爲
教也。至曾子而旣明之耶。若舍曾子之傳。而
必求之孔子之經焉。卽曰能闡孔子之經也。
余弗知之矣。

余未映之矣。

必求之君子之登焉。曰：雖聞之，以人而

林子

大學正義纂

大學之道

林子曰。學之道一也。而謂之大學者何也。以至善而明明德。而親民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世。悉皆我之度內也。此其所以不以一身之學。以爲學。而以天下萬世之學。以爲學者。大學也。故堯舜之道。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被其澤焉。殆非堯舜

之心也。仲尼之道樂以萬世憂以萬世而萬世之遠有一人之不聞其教焉殆非仲尼之志也。

林子曰。在明明德。在親民者。人已合一之學也。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內外合一之學也。無人無己。無內無外。故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林子曰。明德也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天敘天秩。燦然而彰。明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林子曰。德本明也。而曰明明德者何也。蓋欲明此明德於家國天下而見之於行也。

或問德也者得也。得之於心之謂德也。而五常乃達道也。謂之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德者何也。自其達古達今不可得而變者。

言之謂之常德也。夫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懿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故亦謂之順德。孔子曰。父母其順。又曰。以順天下。悖此五常。而以順則逆者。凶人之爲不善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惟此五常。豈但謂之德焉已也。而亦可謂德之本矣。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夫既謂之德之本矣。乃反不可謂之德邪。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至也者。至極之義也。峻也者。峻極之義也。夫既謂之至德矣。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

既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不謂命之天。而爲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爲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爲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而謂之道。

林子曰。明德者。顯德也。至善者。不顯之德也。顯德者。人所共知。人所共由。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不顯之德。寂然不動之誠。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夫子之所罕言。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在親民

林子曰。親也者。親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使之相親而和睦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大學之道。又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林子曰。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至善也。繫辭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不明乎善。孟子所

謂可欲之謂善。是皆所謂至善之善也。

林子曰。至善之地。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耶。而止至善之地。豈非執堯舜之中。而主孔子之一邪。知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豈非堯舜所謂安汝止之安。孔子所謂仁者安仁之安邪。

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而已矣。由此而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耶。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止有二義。止也者。止也。止也者。止之也。其曰止也者。止也。謂所當止之處也。其曰止之也者。止之也。謂止其所當止之處也。易曰。艮其止。止也。又曰。止其所止也。止其

所止之也。帝堯安汝止之安。文王敬止之敬。太甲欽厥止之欽。皆止之之義也。顏子之未見其止。止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位止也。而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也。仁人之安宅也。安宅止也。其曰曠安宅而弗居。居之者止之也。曠則弗之止矣。易之正位。孟子天下之正位。止之義一也。孟子又曰中道止也。而立者止之也。又曰以仁存心。心止也。而存之於心者。不謂之止其止乎。居仁之居。居之無倦之居。止之也。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其曰丘隅者。謂非黃鳥所當止之處乎。其曰止于丘隅者。謂非黃鳥知其所當止之處而止之乎。若不明吾身之丘隅焉。而欲知所當止而止之也。難矣。此君子之所以貴得師也。

張生洪都問曰。心經之所謂波羅蜜者。豈非到彼岸與。敢問何以謂之我之彼岸。何以能到我之彼岸也。林子曰。心經所云彼岸者。我之真去處。大學之至善是也。故能知此至善

而止之。謂非能到我之彼岸而何。

林子曰。窮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獨善其身。可以耕稼。可以陶漁。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達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兼善天下。可以明物。可以察倫。可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余由是而推言之。則至善之地。而天地健順之至德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至善之地。而民胞物與之分量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

林子曰。聖人之學。止至善矣。止之而無所於止也。其次則知有至善矣。止之而有所於止也。其次則不知有至善矣。必先格其物。而後能止至善也。

林子曰。格其物以致其知。則能知乎止至善矣。而定而靜而安。則能得乎止至善矣。

林子曰。不格物。則不能知所止。能知所止。而物無不格矣。

知止而後有定

林子曰。知至善而止之。則敬矣。敬則定矣。定而靜也。靜而安也。而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矣。非所謂能慮乎。又曰。心在腔子裏。不逐於物者。定也。心在腔子裏。不動於物者。靜也。心在腔子裏。不待定而自定。不待靜而自靜者。安也。

林子曰。大學知止而定而靜而安。余嘗譬之野鳥焉。籠矣。欲裂其籠而出之。雖碎其羽毛。不恤也。其能定乎。必久而後能定。定矣。而其欲出之心。則固在也。其能靜乎。必久而後能靜。靜矣。而其無可奈何之心。猶有存也。其能安乎。必久而後能安。

或問釋氏入定。林子曰。入其所當定之處。而止之者。定也。又問何名爲定。林子曰。性空之謂定。以復其常定之本體也。又曰。常定是空。常空是定。

或問何謂靜。林子曰。真心之謂靜。又問。林子

曰。無物之謂靜。未達。林子曰。心中無一物之謂靜。譬之太虛然。萬物繽紛。不礙太虛者。無物也。

林子曰。安也者。安之也。若程明道定性之論。而坐如泥塑人者。庶幾乎靜矣。而見獵喜心。謂之安不可也。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

物有本末

此四句承上起下。與孟子物皆然。心爲甚。語意相似。大凡天下之物。皆有本末。天下之事。皆有終始。而况道也。獨無本末終始之可言乎。

林子曰。以平治齊脩而本之於格物。大學之道。知所先矣。由格致而推之以修齊治平。大

學之道知所後矣。知所先而先之。知所後而後之。而大學之道其庶幾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林子曰。在明明德。註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吾道一以貫之。註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註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由此三註觀之。明德之旨。一貫之義也。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則是欲使天下不可使知之民。以唯一貫。以得其虛靈不昧之本體也。必不然矣。余故曰。明德者。天下之達道也。而其類之惟彰。書之所謂顯道者是也。而曾子齊治平之傳。不既明乎。讀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孟子所謂教以人倫也。以上天顯然之理。而明之於天下。以與天下共由之也。

林子曰。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明明德以親民也。此皆所謂明明德於其國於天下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其傳顧有可得而易歟。况一貫之唯而傳之。獨得其宗者乎。

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曰。夫有所受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

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心。是爲得之。今若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修齊治平先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其人默然。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林子曰。只此二句。亦旣明矣。而又奚待於釋邪。物格而知卽至。乃一時事也。故不曰先而曰在。

知卽知止之知。知至善也。知止乎至善也。知譬之鏡也。物塵也。故格其塵。則鏡明矣。格其物。則知至矣。

林子曰。致也者。致也。而致之之義。譬物之初無有也。而今始致之者。致也。至也者。至也。而至之之義。譬人之適他邦。而今始至者。至也。

夫致知也。知至也。豈其知也。致之而後至耶。故知也者。虛靈知覺。我之所自有也。而亦何待於致。本在內而非外也。抑豈其從外而至者。至耶。致而無所於致者。致也。至而無所於至者。至也。無所於致。無所於至。而曰致曰至者。蓋借致至二字之義。以發明之。而非真有所於致。真有所於至也。若中也者。亦我之所自有也。而中庸則曰致中。仁也者。亦本在內而非外也。而孔子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誠能比而觀之。則知所謂致。所謂至之義矣。林子曰。此所謂物者。非事物之物也。記所謂人化物之物也。此所謂格者。非扞格之格也。書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心化於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格物也。格者。格去之義。

林子曰。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斯至矣。若韓昌黎文章士也。論聖學而遺格致。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或問物而格之。豈

不反動其心乎。林子曰：有物則格之。始學之功也。要而言之。心本虛也。而又安有物之可格乎。學而至於無物之可格矣。豈非誠則無事。而爲聖人之極功邪。朱子嘗有言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又答陸象山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凡若此類。載之朱子全集甚多。王陽明亦嘗摘其要而爲朱子晚年定論云。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堯舜孔孟之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

觀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豈非多識以爲學。而徧物以爲知邪。

宋儒有言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物。可謂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爲耻。而益窮之。至於其極邪。况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邪。又况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爲耶。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爲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也。仲尼以榘梓爲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爲耻。而天下後世。遂謂堯

舜仲尼爲非聖人也。必不然矣。

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余嘗非之。或曰。扞禦固非矣。而格去者是與。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爲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與。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夫旣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林子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人胃中無物。若着於物而爲物所礙。則是胃中有物矣。故心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爲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爲有物。而內不能忘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

者物之也。非以其禽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者物之也。

林子曰。沙礫物也。珠玉物也。珠玉沙礫均足以翳其目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豈必其物之不美者而後謂之物哉。而諸凡有翳我之知。而非人性上之所本有者。皆物也。故楊子以物於義而翳其知也。墨子以物於仁而翳其知也。孝已以物於孝而翳其知也。尾生以物於信而翳其知也。仁義孝信。豈非珠玉邪。卽珠玉而足以翳其知焉。亦沙礫也。

漢鄭氏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司馬溫公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也。王陽明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夫子則曰。格其非心。豈其自漢以來儒者之說亦皆非與。林子曰。學也者。心學也。外心以爲

學。非學也。昔有少年與鄰之婦比。其父耻之。獄之於家。俾不得比。雖不得比。而彼少年之心。一隣人之婦也。晝不能餐。夜不能寢。竟困於思以死。夫心本虛也。虛而靈也。故曰靈臺。以隣人之婦。而入其靈臺而主之。孟子所謂其小者奪之也。此豈非其所謂非心而爲心之物乎。故格之也者。格也。格之而不爲其所奪也。

林子曰。余嘗譬之樹穀然。善其種子而藏之。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至其樹之於地也。則培養之矣。培養此種子也。灌溉之矣。灌溉此種子也。自是而苗而秀而實。日至皆熟。自有不可得而遏者。然心穀種也。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乃所謂樹之之地也。林子曰。善農者。知有穀之種子。而去其蠹也。已矣。善學者。知有心之種子。而格其物也已矣。

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與。林子曰。夫心之所由以放者。物物之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亦且於心之着乎其物也。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着乎物。而始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既着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而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讐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而不逐於物者。格物也。林子曰。心本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也。而格物以止乎至善者。乃所以復其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之本體也。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

之蒙。物不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不能知。至善之止。

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始而格之。以至於無所於格。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大學格物之旨也。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也。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乎其物。而心不虛矣。無物也者。心無乎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要之主敬以存心。則物安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

林子曰。不待格而自無不格。不待致而自無

不致。不謂之止。至善而何。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其與道家之虛無。釋氏之寂滅。有不同乎。此余之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者。直自其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而至善而虛無而寂滅。而極言之也。

林子曰。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之所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心自寂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儒之格致。其旨一也。

林子曰。人性上本無一物。而曰格物者。豈其本無之物。而有待於格耶。人性上本有真知。而曰致知者。豈其本有之知。而有待於致耶。林子曰。心本無物。而渾然而粹然。而至善也。心若爲物所引。而化於物焉。便不渾然。便不粹然。便不至善。故在止於至善者。忘物也。致知在格物者。以復吾心至善之本體也。

林子曰。在止於至善者。氣質清明。物不能蔽。止之而已矣。固不在於格物而後能知也。格物者。氣質不甚清明。而物能蔽之。不知所止而止之。蓋有在於格物而後能知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止也。吾所當止者。吾自知之。知之而無待於致也。何以謂之致知也。吾所當止者。吾或昧之。知之而有待於致也。林子曰。心之本體。渾然粹然。本虛靈能知覺者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虛靈知覺者乎。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虛靈知覺。則是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心也。余故曰。心聖也者。心是聖。聖是心。非有二也。夫人孰不有心也。孰不有心。孰不有虛靈知覺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而常人之所以不能虛靈知覺。而聖人者。以物交於物。而心則引於物也。故欲致其虛靈知覺之知。在乎格去其物。交物之物而已矣。

九學
三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也。余嘗以耳目譬之。目中一點。卽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中之鏡。卽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目之性必能視。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視也。耳之性必能聽。而率其耳之性。未有不聽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其心之性。未有不不能知。不能覺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目便能視。耳便能聽。心便能知。便能覺。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赤子能視之目。能聽之耳。能知能覺之心也。縱是聖人而爲天下人之所望而震者。亦不過不失。赤子能視能聽能知能覺之常。而無有以加乎其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林子曰。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耳有所不聞者。以有

物之塞乎其耳。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心有
所不能知。不能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
非其心之性之初也。故目中不可有一物。而
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耳中不
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
能聞。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
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故曰格其非心。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或問何
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卽心之知也。照
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
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
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一也。
而謂視聽之用。爲耳目之本體也。可乎。夫視
聽旣不可爲耳目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
爲心之本體也。可乎。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心。
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能照
也。故雲散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無不知

矣。

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曰。子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乎。今且以近易者爲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物也。故不遷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

林子曰。日惟與物相爲周旋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或問格物要義。旣在於變化氣質矣。不知何者爲氣質之性。而變而化之。以復其天地之性邪。林子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此又其

變化氣質之要義也。耳目也者。小體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心也者。大體也。性無有不善者。天地之性也。故不以氣質之性爲性者。能格物者也。心爲主。而耳目爲用矣。不以天地之性爲性者。不能格物者也。耳目交於物。而心爲役矣。

或問格致誠正以格物爲先者。何也。林子曰。天之生人也。而與之以性。性則具於神明之舍矣。故謂之一。亦謂之中。寂然虛而已。粹然善而已。何嘗有一物雜乎其間邪。然智慮日長。而本真日喪。所謂虛者。着於物。而善者。鑿以人也。君子亦惟格其物。以致虛。使神明之舍。洞然空徹。如太虛然。此所謂物格也。由是而一靈中炯。虛明自復。而知致矣。由是而真實無妄。本體自如。而意誠矣。由是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心正矣。然所謂格物者。非謂今日格于物。明日格一物之謂也。亦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之謂也。故止至善之

止。格物之格。皆一時工夫。惟能知止於至善之地。而物斯格。物格則至善之止者。自安固而不搖矣。此格物之功。實聖人易簡之道也。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之道。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者。殆非可邇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昔宋謝顯道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謂玩物喪志者何也。鄭轅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願不及家兄處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大學之道又以修身爲本而先之也。

其所厚者薄

大學之道又以齊家爲本而先之也。

此謂知本 此以下皆曾子之傳

此通上文而釋之也。故止至善也者。明明德親民之本也。知止也者。定靜安慮能得之本也。格物也者。誠正修齊治平之本也。修身也者。齊治平之本也。齊家也者。治平之本也。或曰其本異歟。林子曰本異矣。然皆其所當先也。此謂知本。至下此謂知之至也。皆舊本也。舊本豈錯簡耶。讀者詳之。

此謂知之至也

此專指格物而釋之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此重兩自字。夫慊曰自慊者何也。已自知之。已自求之。是不違其心之所安也。有不慊乎。欺曰自欺者何也。已自知之。已自欺之。不思

求慊於已。惟務自欺。欺人。俗所謂自昧其心者。是也。故知不至矣。則其欺也。不可謂之自欺。知既至矣。則其欺也。不謂之自欺。而何。林子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人之所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衍。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已焉爾矣。我自爲之。我自知之。已其可得而欺乎。

或執無鬼無神之說甚堅。來訪林子。林子曰。子不觀之。古人之言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又曰。爲不善於明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者。鬼得而誅之。而子則曰。無鬼神者。何也。既無鬼神。則無天道。而諸凡不善之事。不亦可以欺人。而爲之邪。昔者商俗尚鬼。而

在上則有成湯之爲君也。太甲太戊祖乙盤
庚而賢聖之君何其多也。在下則有伊尹之
爲臣也。仲虺傳說箕子膠鬲而賢聖之臣又
何多也。亦皆尊鬼敬神。而子乃盛言無鬼無
神。豈其智有過於商之君臣之賢聖邪。今專
以盤庚之遷都。與孔子之剛書言之。若盤庚
之遷都也。亦未嘗諱言鬼神。故其告臣有曰。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曰。乃祖
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其告民有曰。先后丕降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又曰。汝有戕
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
斷棄汝。不救乃死。豈盤庚賢君也。顧乃鬼其
事以欺有衆。而謂之賢君也。可乎哉。又豈孔
子聖人也。抑且存其書以欺萬世。而謂之聖
人也可乎哉。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抑子之
智。有過於盤庚之賢。孔子之聖邪。孔子之書。
莫先於論語。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又曰。祭

神如神在。又曰。致孝鬼神。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孔子之能敬能遠。而能知鬼神之情狀也。如此。他若經傳。與諸疏釋性理綱目。通鑑等書。上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宋。聖君賢相。賢人君子。所言鬼神之事。蓋有不可得而勝紀者。縱曰鬼神亦可得而欺矣。然而我自爲之。我自知之。而吾心之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余嘗以此聽人之言。而隱微之。或善或惡。則亦可得而知矣。且當今之時。何時也。無所爲而爲善者。天下能有幾人哉。然亦賴有鬼神之說。以恐惕之。庶幾乎其不敢肆然而爲惡者。是乃古先聖人救世之盛心。神道以設教也。奚必明言無鬼無神。以長其陰邪不善之心邪。

或問。吾心鬼神之不可欺。林子曰。其不以冥冥惰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孔昭者。吾心之鬼神。炯炯而不

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而存心。而主敬。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

林子曰。爲學自修之功。至於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此其積漸之久。真非誠意不能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釋言民之不能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林子曰。自明自新。新民新命。而無所不用其極者。此其積漸之久。真非誠意不能也。

顧諟天之明命。

或問顧諟明命。豈其常自在之邪。林子曰。此言顧乃照顧之義也。敬而無失常。自惺惺。顧不以目而以心也。夫惟其不以目而以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則無不可。

爲之時矣。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張生洪都問無所不用其極。林子曰。用此極以爲學也。不謂之心極立乎。心極一立。而自新之道在我矣。用此極以出治也。不謂之皇極立乎。皇極一立。而新民之道在我矣。用此極以祈天永命也。不謂之天之樞而北極立乎。北極一立。而自作元命之道在我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林子曰。君止於仁矣。臣止於敬矣。子止於孝。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矣。此非其意之極其誠而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者能之乎。林子曰。止至善之止。止丘隅之止也。故仁也者。君之丘隅也。爲君者當止於仁之丘隅。敬也者。臣之丘隅也。爲臣者當止於敬之丘隅。至善也者。大學之丘隅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之丘隅。

趙生忠遠問何謂至善。林子曰。爲人君者而

止於至善焉。則便能仁。夫止至善而便能仁矣。而謂至善爲仁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者而止於至善焉。則便能敬。夫止至善而便能敬矣。而謂至善爲敬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臣止於敬。至於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而皆止於至善焉。則便能孝。便能慈。便能信。夫止至善而便能孝。便能慈。便能信矣。而謂至善爲孝。爲慈。爲信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當仁而卽仁。當敬而卽敬。當孝而卽孝。當慈而卽慈。當信而卽信。倏忽之間。隨感而應。而無有乎不善矣。故曰至善。林子曰。我之真去處者。至善之地也。而止於至善者。所以立乎其極也。心極一立。而仁而敬而孝而慈而信俱在我矣。陸生大經問曰。何以能仁也。又能敬。能敬也。又能孝。能慈。能信邪。林子曰。蓋我之真去處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感而遂通。觸而卽應。故君而仁也。臣

而敬也。子而孝也。父而慈也。國人而信也。皆其自然而然也。

林子曰。體卽是用。用卽是體。卽感卽應。嘗譬之明鏡止水矣。故爲子當孝也。父在而孝卽現乎其中矣。爲臣當敬也。君在而敬卽現乎其中矣。非有擬議。非有安排。何思何慮。隨在卽現。故曰心如明鏡止水。非特聖人之心爲然也。不謂之性善。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耶。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林子曰。夫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矣。此非其誠意之極。大畏民志者能之乎。

此謂知本

此又曰。此謂知本者何也。蓋指誠意而言也。豈非以誠意又爲正脩齊治平之本邪。漢鄭氏曰。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

脩身本於正心。而謂之有所者。不能廓然而大公也。

所謂齊其家

齊家本於脩身。而謂之辟焉者。不能物來而順應也。

所謂治國

此所謂明明德於國。而先之於其家也。而曾子之傳。只曰孝曰弟曰慈。宜家人。宜兄弟。而為父子兄弟足法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謂教以人倫乎。

所謂平天下

此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於其國也。而曾子之傳。只曰老老長長恤孤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於天下者。又非所謂教以人倫乎。

絜矩

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吾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所取衷焉者也。故絜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

聞兄擢容縣令。慰慰。夫令民之父母也。而容之民。非兄之赤子乎。其所以赤子其民。而民愛之如父母者。豈有他哉。以父母之心。行父母之道。子之女之而已矣。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也。男而室之。女而家之。父母之道也。若爲令者。不有父母之心。不盡父母之道。而稱諸其縣曰。民之父母也。豈不難哉。唐虞三代之先。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以宇宙之內。無不室之男。無不家之女也。今兄果能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一陰一陽。無怨無曠。則太和元氣。自流行於闔容之民矣。不謂之一縣之唐虞三代邪。或者以唐虞三代之道。豈其可行於今。而又况於一縣之小手。殊不知今之民。唐虞三代之民也。而天下之大。特一縣之積耳。其曰有所不可行者。亦獨何歟。故君子在一縣。則以其縣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其縣。

在天下。則以天下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天下。古而今之。今而古之。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若謂一縣小於天下。而古道之不可行於今也。必不然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者。豈有大於赤子其民。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以順其情而不拂耶。辱報札。謂承教易知且易行。濟世之仁可知矣。或者以爲不能悉其人而知之。以爲難行

也。殊不知縣有里。里有長。里之人。里之長。知之。合里之長之所知者。則縣之人。縣令能知之。合縣之所知者。則天下之人。天子能知之。然則又安能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也。嗚乎。豈必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哉。惟其一念懇切。子視其民。而必欲室之。而必欲家之者。父母之心也。且爲令者。攝一縣可致之權者也。賊罰紙贖。惟所用之。又况其縣之有力者。而旣率之以子民之仁。

矣。則彼有刀者。其有不奉承德意。而附義之
恐後乎。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
此之謂也。至於表厥宅里。是又激勸有力者。
之一微機也。然天下之大。亦一縣也。一縣之
衆。亦一家也。其道甚邇。其事甚易。此區區之
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而歸儒。而宗孔。而以三
綱爲重者。以此。况其以爲何如。伏惟舉而行
之。毋孤負此一縣之民也。幸甚。

傳也者傳

平聲

也傳

平聲

而釋之也傳

平聲

孔子之

經旨。以釋孔子之經文也。或者嘗覽林子大
學正義。而謂曾子之傳之不可易。而舊文之
不錯也。若子者。真可謂信古之篤矣。林子曰。
余亦何知。余惟信古之篤。更不敢少違曾子
之傳。以叛道者。而非他也。蓋曾子之傳。得傳
於孔子。而萬古不能易也。若違曾子之傳。卽
離孔子之經也。孔子之經。其可離乎。孔子之
經。既不可離。而曾子之傳。其可違乎。故兆恩

寧稍悖朱子之註。而毋寧少違曾子之傳者。
正謂此爾。蓋道公道也。孔曾思孟所相授受
之道。而非朱子一人之私也。

